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第四十一回 收二翠鳳春作梗 釀五毒龍子救民

三緘曰：「汝速言之，如再隱秘弗吐，此劍出鞘，定不饒汝。」椒花子手指蜻飛子曰：「彼乃碧玉山麓榆樹之上青蜂所成，吾乃碧玉山腰椒花樹下黃蜂所煉，年年習道，日日用功，從未有害於民者，望仙官恕之。」三緘曰：「汝二妖俱言與民無害，為何又與此女鬥於是地乎？」椒花子曰：「碧玉山中有二蕉精，一名翠華，一名翠蓋，是山妖屬無不為彼驅使，如稍遲緩，責斥難堪。吾二妖心甚不服，兩相刁弄，二翠於是爭鬥連朝。忽得鳳春力為解勸，各將起禍之由道出，方知是吾二妖所弄。鳳春怒，當命群精捕吾，吾等竊知，各駕妖風而逃。小妖逃至葫蘆井，遇此水怪與彼相鬥，力不能勝，敗到此間。蜻飛道兄突然至此，詢明所以，忙忙幫助，不意得遇仙官。」三緘曰：「二妖來歷已明，汝者女妖又何物所化？」女妖曰：「吾乃龍贅元年所鑄金鏡一面，墜於井內，得日月之精氣而成，名曰金光道姑也。」三緘曰：「汝在井中，可能安份否？」金光道姑曰：「迷人入井，以供口食者，只有二焉。」三緘曰：「爾等入吾掌握，所願如何？」椒花子曰：「願師事仙官，以求正道。」三緘曰：「只要爾等心性堅定，何患正果不成？」二子聞言甚喜，遂與金光道姑逐一拜門。拜已，請賜道號。三緘曰：「不必另取，仍以原名呼之。」三妖喜，復各叩首曰：「吾等承師收入門牆，祈師實指進修之方，俾弟子由淺入深，成此正覺。」三緘曰：「這是自然。然吾欲到碧玉山收伏群妖，弟子等願隨師否？」三妖皆曰：「願。」三緘曰：「既願，今日即去，不可遲延。」三妖曰：「師欲速行，弟子何敢違命。」於是同上大道，竟向是山而投。行約百里途程，已抵山麓，尋一村舍暫為息肩。次早，三緘命椒花子往訪二翠消息。椒花奉命，乘風直到山頂，極目四望，不見動靜，仍刁磬石，見其居址已為二翠敗毀，心甚傷之。

悵望逾時，復由磬石之左上視其洞，一小蕉妖坐於洞門，見椒花子而言曰：「爾自那日刁弄是非，二翠仙姑命群精四處捕爾，如其捕著，有死無生矣。爾何不遠遠遁去，膽敢復返乎？」椒花子曰：「聆爾之言，而今尚欲得吾耶？」小蕉精曰：「正欲得爾而誅之也。」椒花子曰：「如此爾去報與二翠，言吾已回故所。」小蕉精曰：「吾不與爾結仇，何必告之。」椒花子曰：「近日二翠所幹何事？」小蕉精曰：「各在洞中煉其法器而已。」椒花子曰：「二翠之處，鳳春尚還來否？」小蕉精曰：「不時來往。」椒花子曰：「吾住此雖久，究不知鳳春洞府在於何地。」小蕉精曰：「但聞居山之左，吾亦不知其處焉。」椒花子曰：「彼又究屬何精，為二翠所畏。」小蕉精曰：「彼係靈鳳修成，道法極高，烏得不畏？」椒花子曰：「鳳春有何妙道耶？」小蕉精曰：「彼有一靈芝草乾，煉成金剛畫戟，能屈能伸，能化龍蛇，最為厲害。」椒花子曰：「如何能伏此寶，汝可知乎？」小蕉精曰：「鳳春之名，聞而喪膽，是山妖屬雖眾，無有能敵者，汝所素識也，孰知此寶如何乃可收之。」椒花子正與小蕉精談論，突被是山紫薇花妖紫花娘所見，暗想：「椒精乃二翠深仇，捕捉四方，未見蹤跡，而今自入網羅，擒以獻之，必有重賞。轉思彼之兩股最善傷人，擒之不能，必為所刺，吾且恬以甜言，如入吾彀，自喪乃軀矣。」計定，帶笑上前而詢曰：「道兄何往，久未覲面。」椒花子曰：「暫出雲遊耳。」紫花娘曰：「汝既雲遊四境，可遇奇妖乎？」椒花子曰：「僅在葫蘆井中收伏金光道姑，他無所遇。」紫花娘曰：「金光道法何如？」椒花子曰：「千變萬化，勝過鳳春多矣。」紫花娘曰：「汝又如何收之？」椒花子曰：「吾與之戰約數百合，欲拜下風，忽然來一天仙，賜吾法寶，拋在空際，墜下如龍，遂將金光道姑緊緊捆束。吾見天仙法妙，拜為門徒，承彼厚愛，傳吾道法一二，忽於今日始敢回山。」紫花娘曰：「如是，翠華、翠蓋極愛奇妙道法，汝胡不入洞教之，以贖前罪？」椒花子曰：「吾今來此，乃命奉天仙收伏群妖，如不先為拱服，天仙駕至，碎屍萬段，無一能逃矣，尚望教以道法乎！」紫花娘曰：「汝言真耶，抑誑吾耶？」椒花子曰：「真言耳。」紫花娘曰：「既屬真言，汝在此候著，吾歸勸二翠同來降之。」言罷，乘風速去。椒花子知彼此法，必搬弄二翠，飛身而歸。

三緘問其窺探如何，椒花將紫花娘之言詳述一遍。三緘復命椒花子，率同三服、棄海來與二翠戰之。三妖齊駕妖風，上得碧玉山頂。正值翠蓋統帥群精，於山後山前搜捕椒花子。椒花子當頭而來，曰：「翠蓋姑姑請了。」翠蓋置曰：「椒花小子，爾翠蓋姑姑待爾不薄，爾何是非刁弄，使吾與翠華參商？」

幸得姊姊鳳春一番和解，不然碧玉山內早成血海矣。吾今含恨深深，誓必捕爾，剝皮碎骨，以遂吾心。」詈已，驅風前來，其勢甚銳。椒花子退後，三服接戰，力鬥空中，乘隙一錘，已將翠蓋打墜車下。紫花忙負歸洞，報知翠華。翠華統領群妖，上前助陣。棄海與之對敵，乘隙一戟，翠華力不能支，大叫數聲，乘風而遁，暗借翠蓋趨奔鳳春洞府告之。鳳春亦率群妖與三服接戰，三服不能勝，棄海上陣，雙敵鳳春。鳳春將靈芝乾兒向空拋去，墜地之際，如泰山一般。二人敗下陣來，鳳春隨後追逐。二人為其所逼，不能回於師處，急望西奔。無如鳳春愈迫愈緊，三服促甚，暗謂棄海曰：「此妖法力比吾等高妙，追逐不捨，為之奈何？」棄海曰：「以弟愚意，須向東海而逃，潛入龍宮，方免此禍。」三服曰：「如此乃好。」剛向東海逃時，椒花子已暗回師所稟之。三緘即命金光道姑收伏鳳春。道姑乘風竟去，金光四射，直向鳳春風車疾處而來，上前擋著。鳳春嘗曰：「吾正欲擒此二妖，何處妖婦敢阻去路，獨未聞吾名乎？」金光道姑曰：「吾奉天仙之命，特來擒汝，豈畏爾小小丫結耶？」鳳春曰：「爾如勝得過姑姑則罷，如勝不過，吾必碎爾屍海。」金光道姑曰：「爾恃法力高妙，目空無人，今日遇吾，誓必擒之以見天仙也。」鳳春怒極，吼聲如雷，遂與金光道姑雲頭大戰。三服謂棄海曰：「後面金光四射，吾師必遣道姑前來助戰矣。吾等可止住陣角，恐其又添妖卒，爾我分而擊之。」棄海諾，扭轉風車，恰遇翠蓋、翠華，分頭助陣，道姑此際見其有妖相助，戰力甚怯。突聞半空之內大聲呼曰：「道姑只管力戰，吾來助之。」於是三服戰翠華，棄海戰翠蓋，各戰一處，狂風大卷，地黑天昏。翠蓋、翠華二精力竭，敗歸各洞。惟鳳春與金光道姑愈戰愈有精神。道姑口吐金光，紅日不啻。鳳春手持芝乾，向光拋去，化成金色黑龍。

一往一來，不分勝負。酣戰良久，鳳春收回靈芝寶器，歸於碧玉山中。道姑收回金光，與三服、棄海同歸師所，將鳳春道法細告三緘。三緘曰：「吾欲收伏二翠以及群精，鳳妖鬼頭敢來作梗，明日與戰，吾自有伏彼之法，汝諸弟子各養精神以候之。」次日，三緘命金光道姑率領三服、棄海，先上碧玉。鳳春、二翠同來接戰。但見金光照地，黑霧迷天。三緘觀望多時，知弟子不能取勝，忙將腸絛子拋入半空，氣化青黃，飛於天外。

鳳春、二翠睹得青黃之氣繞天而去，不以為意，力鬥雲頭。三服、棄海見之，謂金光道姑曰：「吾等速歸，絛子來矣。」剛退師所，絛子回卷，將群精、二翠捆束而來，獨鳳春一人漏網逃去。三緘真言復念，拋去絛子，鳳春東馳西奔，腹已斃矣。

絛子化為千竿修竹，結實多多，鳳春飛駐其間，採實而食。食罷，千頭萬絮，纏繞口中，行動不能。絛子旋化為看鳳童兒，騎之而墜於三緘座下。三緘命將群精押出，細小者釋之，至二翠、鳳春暨紫花娘等，盡束其手足。三緘手捧斬妖寶劍而謂之曰：「爾願生耶，死耶？」四妖同聲哀曰：「望仙官赦宥，願拜門下。」三緘曰：「爾係真心乎？」四妖曰：「實出真心，並無假意。」三緘於是釋去其捆。四妖拜門後，三緘曰：「仍以爾名為道號，各歸洞府，照師所傳加力煉修。候召爾女徒時，然後同至。」四妖曰：「謹遵師命。」三緘即以修煉入門之道，一一傳之。四妖得入正途，與金光道姑歡欣各散。惟椒、蜻二子同三緘游，迤邐前行，自不必說。

且說長壽村內人多滿百，壽至大者，約有二三旬，至小則八九十齡不等，故呼是村為「長壽」。村北一洞，倚石崖而直下，深不可測，素有五色雲霧，起自洞口，直透半霄，變幻離奇，莫名其妙，村人常常得見而不以為怪焉。每逢春月，是村有踏青之游，好事者齊至洞外，以索頑石，向下縋之，愈縋愈深，約有數百丈始到其底。及至底時，「鏗然」一聲，索忽斷矣。自時雲霧之氣吹噓弗絕，接連數晝宵，竟將所縋索兒衝出洞口。村人不解其故，咸以為妖。豈知洞中乃一千年老狐在內修道，不惟於人無忤，且於村人常默護焉。村人不知報德，反縋索相侮，忿恨難消。因釀五毒於井泉，飲之者死亡極眾。村人無可祈禱，聽之而已。

一日，三緘師徒來到是地，住於村西之川流閣。閣一老僧，見三緘師徒六七，借閣居住，雖嫌其眾而不便言。三緘於無事時，

常與老僧談論，無非詢是方之風土人情也。老僧愀然曰：「論敝地人情風土，固謂忠厚，但恨此刻未審犯何天律，村人死亡殆盡焉。」三緘曰：「是由何事死亡如斯？」老僧將縋索入洞之情，備陳顛末。三緘曰：「是必妖之為害也。爾語村人，吾能治此。」老僧喜，沿村傳說。村人約集入閣，拜祈三緘曰：「如道長能治此妖，俾是村得享寧靜，合村男女願屍位祝之。」三緘曰：「爾等暫退，可治不可治，數日後自有信音。」村人聞言散去。三緘遂命二狐往查妖屬何部，並暨如何來歷以死村人。

二狐奉命，前來村外遍遊，不得消息。狐惑曰：「聞老僧言，縋索於洞始有此禍，不如臨洞以訪之。」狐疑曰：「此言甚當。」及至洞前探望，業已三四日，根據查無。狐疑曰：「吾欲入洞一視，弟以為何如？」狐惑曰：「不可。爾我入洞，何異羊入虎口，還是在外緩緩探訪，計始善焉。」狐疑曰：「如不得其實據，安復師命哉？」狐惑曰：「今夜爾我守此洞口，弗得妖物行藏，誓不歸去。」狐疑諾。

守至更三，忽聞洞中嘈雜雜，頃之一物從洞而出。二狐視之，乃同類也，出洞化人，坐於洞側。二狐亦隱本相，轉化人形，曰：「老道兄安否？」洞中老狐正在對月煉道，聞得二狐所詢，忙忙掉首，諦視良久，曰：「爾何地狐狸，來茲甚事？」狐疑曰：「吾聞老道兄在此修煉，法力高妙，特來訪之。」老狐曰：「吾名西山老人，居是洞內已歷千載，常佑村民，並無他意。殊意村人不以為德，反縋索至洞，忤吾累累，吾恨甚，略釀五毒以死之。至今沿村悲泣，慘難入耳，吾又代為之傷。」狐疑曰：「老道兄之五毒，若何能收？」老狐曰：「是非飛龍瓶汲得海水，噴於天半，不能解此毒焉。即有此瓶，非持諸龍子龍孫亦不能解。吾為村人相忤，妄加五毒，雖泄一時之忿，心甚悔之。」狐疑曰：「聆爾所言，亦似欲求大道以成仙者，不知爾可得師乎？」老狐曰：「吾雖未得師承教導，總以清心寡慾為內功，濟物利人為外功，大約有師所傳，不過如是。」狐疑曰：「吾得一師，乃上界仙子臨凡，所傳之道，正大而無旁迂。道兄何不從事以求指點乎？」老狐曰：「而今好為人師者多矣，概屬徒傳口角，著實問彼，則內外功修，一絲不知。此而從之，不如自得師之為愈。」狐疑曰：「他師或保如此，吾師則功成內外，無不在在著實者。」老狐曰：「爾誇師之能，吾拋一寶於空際，彼如擒得，吾即願拜門下。」狐疑曰：「爾拋此寶，在於何時？」老狐曰：「明日拋之，爾速歸請爾師擒之。」所言至斯，天已發白。

狐疑不復與語，遂偕狐惑同歸復命曰：「是洞中乃老狐，名曰西山老人也。因村人縋索相忤，釀以五毒，非命龍子持飛龍瓶，盛海水以噴於半天，其毒不解。」三緘曰：「果爾，性命為重，棄海可持瓶去救濟村民。」棄海去後，狐疑又曰：「老狐意欲投師，以天下之好為人師者率皆庸碌，誤世良多，彼云拋一寶於空中，師能擒時，然後拜為門徒。」三緘曰：「何日拋之？」狐疑曰：「約定今日。」三緘曰：「爾又誇賣海口耶？」狐疑曰：「未也。彼有所疑，故有此試耳。」三緘聞言，即命狐疑出視。狐疑視已，反告之曰：「老狐所拋，其大如斗，四面皆烈火圍定，紅光閃爍，不知寶物為何。」三緘默念真言，仍以腸縛於望空擲去，化一金鼎，闊而無外，即天地之大亦可盛之。此鼎化成，紅光滾東則鼎向東衝，滾西則向西衝。久之，紅光不能傲，從鼎直墜，當被縛子托下矣。

老狐見得三緘法妙道高，遂跪座前，祈為指點。三緘命之起，賜以道號曰「西山道人」。老狐不勝歡欣，願隨師雲遊，以任驅使。三緘許之曰：「吾命棄海解汝所釀之毒，胡至此際未見歸來？」言甫畢，半空大雨傾盆，平地水深尺許，頃將四方洗潔，毒流江漢。棄海狂風復起，吹盡毒氣，人民從此得享安康，皆三緘之仁恩所逮也。村中男女齊來閣內，拜謝歡呼，各饋禮儀，不受而去。